



莊子註疏

十一之十一

仁德
1605
5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經書
第 318 號
第 5 卷
此書不外館許帶出



口七三
1.605
5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音義曰以義名篇

郭象注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有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

蕩則性令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

而民皆赴之故有諂慕好欲而民性濇矣故所貴聖王

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疏宥寬也在自在也治統馭也

寬宥即天下清謐若立教以駉蒼生

物失其性如伯柔治馬也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濇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疏性者稟生之理能者切行之名故致在宥之言以防迂濇之過若不任性自在

恐物濇僻喪性也若小宥之復恐效他其能迂改也

天下不濇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不迂濇 疏

口義云在者優游自在意
濇亂也靜定則不濇矣宥
者寬宥自得之意迂為外
物所迂移也使天下之人
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
物又何用治之乎



畏罰乃止故疏喬詐偽也詰責問也卓獨也鷙猛也於
罰不能勝一疏是喬偽詐責卓亦不群猛懷鷙獨輕陵
於物自堯為始次後有盜跖之惡曾史之善云惡既著
賞罰係焉慕賞行善懼罰止惡樂天下行鉞不足以罰
惡傾守宿之蔽不足
以賞善給猶足也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疏

若忘賞罰任真乃在足也自三代以下者紛紛焉終以賞罰為事彼

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忘賞罰而自美性命乃太足
取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

功過非以着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
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紛紛焉與迹競逐終以所
富為事性命之情疏紛紛譁譁也競逐之謂也人懷斧
何暇而安哉也疏鉞之誅又慕軒冕之賞心懷百慮
事出萬端紛紛競逐而不知止復設已來其風而且說
漸扇賞罰攪擾終自荒忙有何容暇安其性命

明邪是滯於色也說聰邪是滯於聲也疏說愛染也
為滯聲色說仁邪是亂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疏
化無憎愛偏受故亂化理
無是非致非故逆理悖逆說禮邪是相於枝也說樂邪

是相於淫也疏禮者整蹙中舉節文隆殺系者感池
木復律呂八音說禮乃助淳萃枝能
愛系更助
官商滯聲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

也當理無悅悅則致淫
說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
悖之患矣相助也疏知計益是非之疵病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存亡無
其所愛之分
疏八者聰明仁義禮系聖知是也言人稟
則性命安矣疏分不同性情名異離曠曾史素分有者

存之可也衆人性分本無企慕其真亡之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

者乃始齋卷儉囊而亂天下也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齋卷儉囊

也齋卷不舒放之容也儉囊忽遽之自也天下群生唯知分外不能安任齋卷自拘夸華人事儉囊忽

速爭馳逐物由八者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

下之惑也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 䟽前八者

不能忘遺已是大惑方復尊敬用為指模痛惜甚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

以言之跪坐進之鼓歌以儻之吾君是何哉非自由寄而過去也

乃王貴八條之義事同芻狗過去之後不合更收識之如此 䟽禁致齋明言執礼君臣跪坐更相進獻 鼓九

陽

韶之歌舞木章之曲珍重蓮房一至於此莊生自擊無奈之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任音利全類

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非拱默

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寬也

䟽君子聖人不得已臨莅天下恒自無為雖復無為非開拱默動寂無心而性命之情未始不安 故貴

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

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弄我而殉物 䟽貴身賤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內我外物

保愛精神不瀉於世者故可寄坐萬之上託化於天下也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

無擢其聰明解擢則 䟽五藏精靈之宅聰明耳目之用若分辨五藏情識顯擢聰明之

用則精神奔馳於內
耳自竭喪於外矣
尺居而竟見淵默而雷聲出處

常無其心而
疏聖人寂同死乃寂泊動類飛竟在天豈
付之自然
疏在寂動理教之異哉故寂而動尺居而

竟見困默而雷聲欲明寂動
動寂理教教理不一異也
神動而天隨神頂物而動
天隨理而行

疏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即動
即寂往同蒼是隨順生物也
從容無為而萬物吹累

焉若遊塵
疏累塵也從容自在無為虛淡若風動細塵
自動
疏類空中浮物陽氣飄飄任運五留非已也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任其自
疏物我齊混俱合自然何
然而已
疏勞功暇更為沼法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云汝慎

無撓人心
撓之則傷
疏性崔名瞿不知何許人也既
其自善也
疏問在存不治人心何以履善

擲於管友又於盈及言馬
云引崔云龜塔也

谷曰宥之放之自命其理作法
人心排下而進上
理物則撓撓人心列下文云
進之則上言
疏人心排他下進
其易搖蕩也
疏已在上下皆常情也
上下囚殺
乃安全耳

疏溺心上下為境所牽
如禁之囚撓煩困苦
綽約柔平剛彊
言能綽約則
剛彊者柔矣
疏

綽約柔平剛彊
柔弱也欲制服於剛彊
廉剷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

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並穢之所生
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之有哉
疏

名也剷傷也彫琢各行欲在物前若違
情起怒寒甚疑冰順心生喜熱踰焦火
其疾佻仰之間

而再撫四海之外
風俗之
疏逐境之心一念之項
已遍十方况佻仰之

間不再臨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驟而天
靜之可使
如開動之

四海哉

將而天向本無而空
帝高慕遠故曰懸天

囚殺如珠徐所例及言囚
殺下物也

則係天而

則係天而 有欲之心去無定準偶介而靜如流水

動之則係 債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人心之

不為煩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 疏 善惡喜怒

債發驕矜不可禁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擷人之心 夫黃

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 疏

黃帝因宜作則慈愛養民實異偏尚之仁裁非之義后

代之主執之軌轍蒼生名之為聖擷人心自此始也 疏

起後玉鬻 堯舜於是乎股無胼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

愁其五藏以為仁義於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

朕畔未及向父未及率扶 甚受或云字當作綏 慈 腰也崔云朕厯也

也疏 胼白肉也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瘦弊股瘦無白

愁於內血氣矜壯於外行行義以為規矩立 堯於是

於謹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

天下也疏 昔帝鳴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混沌即謹堯

下謂之饜養即王苗也為堯諸侯封三苗之國云在左

洞庭右彭蠡居預章近南岳三危山名在西裔即秦州

西差地小舅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穹奇即共工也為

堯水官幽都在北方即幽州之地尚胥有殛鯀此文備

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遵堯化故投諸四裔是堯不勝

天下之事故四凶由舜今檢堯者其敗舜攝堯位故耳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

莊子外篇在卷十一

五

駭者自世世跡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
 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文之異
 明新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
 舜者豈直一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自仁義之迹
 而所以迹施延也自黃帝逮乎堯舜聖迹
 者故全也 疏 滯物擾亂延及三王驚駭更甚 下有桀跖

疏 桀跖行小人之行為下 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疏
謂儒墨事迹是 於是乎喜怒相疑疏
謂儒墨事迹是 於是乎喜怒相疑疏
謂儒墨事迹是 於是乎喜怒相疑疏

非因之而起也 於是乎喜怒相疑疏
謂儒墨事迹是 於是乎喜怒相疑疏
謂儒墨事迹是 於是乎喜怒相疑疏

相欺疏 飾智驚愚 善否相非疏 善與不善 誣信相譏
誣虛信實也 而天下衰矣 莫能齊 疏 相仍糾紛 太德
自相說謊 而天下衰矣 莫能齊 疏 相仍糾紛 太德

不同而性命爛熳矣 立小異而 疏 喜怒是非熾然大盛
不同而性命爛熳矣 立小異而 疏 喜怒是非熾然大盛
不同而性命爛熳矣 立小異而 疏 喜怒是非熾然大盛

慢爛熳 天下好知而百姓未竭矣 知無涯而好之故
慢爛熳 天下好知而百姓未竭矣 知無涯而好之故
慢爛熳 天下好知而百姓未竭矣 知無涯而好之故

慢爛熳 天下好知而百姓未竭矣
 知無涯而好之故 無以供其求

疏 聖人窮無崖之智 於是乎銷錫制焉繩墨殺焉
聖人窮無崖之智 於是乎銷錫制焉繩墨殺焉
聖人窮無崖之智 於是乎銷錫制焉繩墨殺焉

推鑿決焉 影珠倅命 繩墨正木之曲直禮義示人
推鑿決焉 影珠倅命 繩墨正木之曲直禮義示人
推鑿決焉 影珠倅命 繩墨正木之曲直禮義示人

法決人之身首工匠運斤鋸 天下春人 大亂罪在櫻人
法決人之身首工匠運斤鋸 天下春人 大亂罪在櫻人
法決人之身首工匠運斤鋸 天下春人 大亂罪在櫻人

心故賢者伏知太山嶠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
心故賢者伏知太山嶠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
心故賢者伏知太山嶠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

廣堂之上 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襄情而貴賤履
廣堂之上 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襄情而貴賤履
廣堂之上 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襄情而貴賤履

也遂櫻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也故中知以下莫
也遂櫻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也故中知以下莫
也遂櫻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也故中知以下莫

任真者失其提而崇僞者竊其 疏 春々相踐籍也云
任真者失其提而崇僞者竊其 疏 春々相踐籍也云
任真者失其提而崇僞者竊其 疏 春々相踐籍也云

空桐山京州北界廣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成即老子別号也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疏五穀

菽麻麥也欲取芻蕘之理天地陰陽精氣助成五穀以養蒼生也吾又欲官陰陽以遂

群生為之奈何疏遂順也欲蒙陰陽設官分職順群生之性問其所以廣成子曰

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問至道道精可謂質也疏而汝也欲播殖

所問粗淺不過形質乘廣雅云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不自任其

欲官之疏苟有設官分職引物從故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

待族而兩草木不待黃而落日之光益以荒矣疏三六

林樂身於二十四年
卷之十一
空桐山京州北界廣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成即老子別号也

族聚也分百官於陰陽有心治万物必致凶災兩風不調炎涼矢節雲未聚而雨降木尚青而葉落槐檜道蝕

三光昏晦人心三光昏晦人心而倭人之心剪剪者又爰足以語至道

疏剪剪狹劣之自也汝是謂倭之黃帝退捐天下菜特

室席白茹間居三月復往邀之疏黃帝退清齊一心禽九五尊位樂特

室避諱覽藉白茹以潔淨古先及聖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下

閉居經取重往請道邀遇風膝行而進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其且及又音殿疏使人治物物必櫻頰各各治

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其身天下清正故善之蹙然疾

尾亦云

起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然窈冥昏默皆引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

又何有為乎 疏 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無視無聽抱神以於已生乎 疏 窈冥深遠昏默玄絕

靜形將自正 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 疏 耳目無外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 疏 聽抱守精神

竟不能亂心與 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形合自冥正道

長久 任其自動故閑 疏 清神靜慮體無所勞不緣外境靜而不夭也 疏 精神常寂心閑形逸長生久視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矣

此皆率性而 疏 任視唯而無所見聞根塵既空心亦安動故長生也 疏 靜照無知慮應機常寂神淡守形可長

生

生冬 慎 疏 全其 閉 疏 守其 疏 絕視所 多 視也 真也 疏 真也 閉 疏 分也 疏 守分也

知為敗 故敗 疏 不慎知慮心神既困耳 我為汝遂於

大明之上矣至夜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

至夜至陰之原也 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 疏 陽動也 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 疏 陰寂也

遂出也至人應動之時智照如日月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承降迹故言出也無感之時深根寂然凝湛也

至陰之原示攝迹版本故曰入窈冥之門 天地有官陰廣成示黃帝動容兩儀故託陰陽二門也

陽有藏 但當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疏 天官謂日月星辰能照臨四方細維

萬物故極官也地官謂金木水火土能維持動植運載群品亦極官也陰陽二氣春夏秋冬各有司存如藏府

也咸得隨任無不稱適何違造化更立官府也汝但無為慎守汝身一切萬物自然昌盛何勞措心自勉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常衰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疏保恬快一心處中和妙道攝衛修身

雖有壽考之年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謂之天矣

終無衰老之日天無疏歎聖道之清高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

無究而人皆以為有終疏死生變化物理無窮俗人愚惑謂有終始彼其

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有極徒見其疏万物不測千變万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皇王之於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

究一得自然之道上逢淳樸之世託作犧農下遇堯疏李之時應為湯武皇之迹自夷險道則一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失無究之道則自信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

異喪無為之道滯有欲之心生則都覩於光明死則疏便為土壤迷執生死不能均同上下故有兩名也

令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土無心者

心故當反守無夫百物昌盛皆生於地及其凋落還疏反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故空

心而獨往也疏反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故空入無究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化

寂生死不二不滯方今將去汝任適也入無究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化

疏反於冥寂之本入無究之門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

地為常都任疏參同也與二景齊明將當我緝乎遠

乏也疏儀同父豈千二百歲哉當我緝乎遠

疏儀同父豈千二百歲哉

我辱乎物之去來 疏 聖人無心若鏡，抗當感發，即應攬冥符若前，攬不感，即昏然，攬迹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以死生為一體 疏 一死生明變則無往而非存 疏 化未始非我

無去無來我獨存也 人孰生死故憂患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非名 李曰雲至即也

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疏 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搖木神生東海

也亦云風道過也樹拍也雀躍也寓言也夫氣是生物之元也雲為兩澤之本也木是春陽之節東為仁惠之方舉

此四事示君主御 雲將見之疏 怪其容儀殊俗動止異行故問行李之由庶為理物之道也

倘然止欻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疏 倘驚疑自贊不動也叟長

也 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疏 乘自然變化遨遊也

倘然 欻然 立 曰 叟 何 人 邪 叟 何 為 此 疏
欻然 欻然也 又曰自失自也
贊 贊也 又曰猶立及
又曰列及
叟 流華受司馬云長者
稱也 系口及

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况王泰作呼

不和地氣鬱結疏 一氣不降不升鬱結也 六氣不調疏 陰陽風兩晦明

此六 四時不節疏 春夏秋冬節氣也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

育群生為之奈何疏 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故問也 鴻蒙拊髀

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疏 萬物咸稟自然若措意治之必垂造化故掉頭

以不 雲將不得聞又三季東遊過有宗之野而適遭鴻

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贊

首願聞於鴻蒙疏 故如上天再言忘朕幸憶往時也 鴻蒙曰浮遊不知

故如上天再言忘 朕幸憶往時也 鴻蒙曰浮遊不知

所求而自得也 疏浮游處世無心行也 猖狂無心行也 不知所往而自得 也 疏無貪取也

無心妄行 遊者於文至詩傳云一英谷人合此言自得也 執掌以觀無妄夫內足者舉 疏鴻蒙游

寬大涉見之物衆多能觀之智知 朕又何知以斯而 疏無的當也

浮游猖狂無妄也 任物物 各自正我復何知也 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

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

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 疏我同 鴻蒙無心馭世不

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 疏得已 臨人人則隨我迹

便為物 願聞一言疏願聞要旨 鴻蒙曰乱天之經送物

之情去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送 疏而徑不乱云默成而自然得也

乱天然常道送物真性即而 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

誦詐方起自然之化不成也 離其所 做效迹彰害物災起獸則

以靜也 疏驚群散起鳥則駭飛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

蟲皆坐而 疏斗木未霜零落災禍及 噫治人之過也夫

治之迹乱之 疏天治斯滅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疏欲請

所由生也 疏治人過也 術 鴻蒙曰噫毒哉言治入 疏重傷禍敗 僂僂平飯矣僂

坐起之負嫌不能積 然通旅故遣使取 疏仙仙輕舉之負嫌雲將治物為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 鴻蒙曰噫心養夫心以用

者其唯不 用心乎 疏養心之術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疏徒但也

郭注

無為而隨亦形体吐亦聰明倫與物忘存懷而聞付自

然則無為也許規反疏倫理也隨形迹忘身也吐聰明忘心而自化也也身心離忘物我及遣是養心者大同

平岸溟與物疏也茫蕩身心大同自然合體也解心釋

神莫然無魂坐忘疏魂好知為也解釋遣蕩也莫然無

也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疏若

衆多也衆多徃來生滅不離自然根明矣豈得用知然後復根矣哉渾渾沌沌終身不

離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疏變方化不離自然若彼

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復之疏用知慕至本乃無問其

與復乖矣疏離自然性也

名無問其情物固自生關問則失疏道離名言理絕情

精闢理不亦遠哉遺情忘名任丁獨化物得生理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默躬身求之乃令也得知而不默疏降道他之言不

以來方令始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

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疏染習之人迷執日久同

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心欲

為衆夫是我而非彼喜同而惡異夫以出乎衆為心

者曷嘗出乎衆哉衆皆以出衆為心故所以為衆人也

若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

許注據

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疏人以競先出
 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王也平衆爲心此
 桓物鄙情何能獨起群外同其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
 光塵方大殊於衆而爲衆衆
 枝衆矣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枝多故因衆則疏因衆
 寧也若不因衆則衆之千方皆我敵也人枝
 能因衆人聞見即無忿競所謂明者爲之視智者爲之謀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平
 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爲人國者不因衆之
 徒求三王之物之利而不見已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
 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仕耳
 疏用一已偏執爲國者徒求三王主此以入之國僥倖
 物之利不知爲喪身之大患矣
 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僥倖也以皇土之國
 利要末非分爲一身

之幸會者夫嘗不身遭殞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
 敗萬不存一故云幾何也
 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疏以僥倖之心
 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論存則矣固無一悲夫有生者之不知也疏此一句僥
 成語亡有餘敗也
 知爲僥夫有土者有大物也疏九五尊高四海宏有大
 僥弊矣
 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能
 矣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
 疏若求三王之國不能任物自爲翻爲而不物故能
 物物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疏不爲物
 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疏用而用

於物也明乎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

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天下之自為故馳万物而不窮 疏聖人通自然

姓心知用群生耳目是知物物非物也豈獨戴黃屋坐

汾陽佩玉聖治天下哉固當排六合陵天清起九州游

姑射矣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已獨群遊斯

獨可謂疏有注 獨有之人是謂至貴夫與眾不同非求

獨有矣 疏釋也 獨有之人是謂至貴貴於眾而眾人不

能不責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

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嘗獨有

而欲饜羈軒冕非命 疏人皆自異而已獨與群游

眾豈飯之哉故非至貴也 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

斯獨可謂獨有矣人欲出眾而已獨游眾無此能故名

獨有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為王可謂至

尊至貴也 ○太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百姓之

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 疏大人聖人也無心

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 疏感應應不以心故

百姓之心形聲也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德使物之所懷

大人之教影響也 疏聖人心隨物感感 為天下配問者為主

者為應 處乎無響寂以 疏處寂也無感之時忽 行乎無

方隨物 疏行小應杭也 挈汝適復之撓撓撓撓自

挈萬物使復故自適 疏撓撓自動也 還機無方還欲提

之性即無為之至 疏挈汝等群品令故自本性則無

為至 以遊無端 與化俱遊 遊心與自然俱游 出入無

故無端 故無朕迹之端 厓

旁玄同疏出入塵埃生死之中與日無始與日新俱疏故無始也

與日俱新日義也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疏頌論讚

故無終始故無終始軀良與二儀大道合同外不大同而無已有已則不疏能大同也

關乎宇宙內不有已身也也無已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者已

合二儀同大道則物我俱忘無已惡乎得有有也疏能及其

有不足已既無矣疏物焉有哉觀有者昔之君子名者耳疏其獨矣也

復有之行仁義禮君臣者觀無者天地之友觀無則任疏其獨矣也

不離有為君子也觀無者天地之友其獨矣也疏其獨矣也

觀無為之妙理見自然之正性一儀非有万物盡空翻有入無故稱為友矣賤而不可不因其性而任之則

任者物也早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治及其性而凌之

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民雖居

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疏下各有

功能物雖輕賤咸負材用物無弃材人無弃用庶咸亨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匿藏也事有隱顯性有

為故不可不為但當自任耳工拙或顯於此或隱於

彼或工此或拙於彼但當任之悉事濟也麀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

安可以迹麀而疏法言教也以教望理理妙法遠而不

不陳成事哉也疏粗取論筆蹄故頂陳說故也遠而不

不可不居者義也當乃居之疏義雖去道疏遠苟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苦偏故疏親雖偏愛狹物周

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疏積厚也

莊子外篇在卷十一

十六

夫礼貴尚往來人情華薄故外中而不可不高者德

示折旋內敦積厚此真礼也事之下者疏中須也修道之人和光處世早須於一

也雖中非徒疏物而志行清高濕而不御其德也

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一疏妙本一氣通生

其唯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執意不為雖神疏神功不

道乎無方追繼無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須其自疏聖人觀

滯合天然也理天須群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自然與疏能使

其性分此下釋前文冥會上能既成出於道而不謀不謀而疏顯出妙

自無瑕累也待頭謀會於仁而不恃特則疏老經云為而不恃仁

而後說無時薄於義而不積在性居遠疏先王薄於非可寶

而應於礼而不諱自然應礼疏妙本湛然迹應於接於

事而不辭事以礼接能否自任疏混俗揚波因事接物

齊於法而不乱御粗以每疏因於物性以法特於民而

不輕持其自為耳疏民惟郡本本固而邦寧因於物而

不去因而就任之疏須點黎之心因庶物之性雖物者

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疏

物之稟生切用万殊如蛻蝗轉丸蜘蛛結網出自天然

非開假學故素無之而不可強為性中有者不可不為

在子外篇卷之七

也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不明自然則有為 有為而後不純也 然之

理則澆薄之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不能屈已以待 物則事事失會 疏

滯虛玄道性故觸事 不明於道者悲矣 疏 聞天下之理

面牆諒無從而可也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

所作莫廢 深可悲傷 也 在上而任力 疏 無事無為尊高在上 有為而累者人

物之自為也 疏 者合自然天道也 道也 以有為為累者不 疏 司職有為事累繁 王者天道

能率其自得也 疏 擾者人倫之道 也 同乎天之任物 疏 君在上任物合 臣者人道也 各當

則自然居物上 疏 天道無為也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也 君位無為而委百官百 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

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 臣 疏 君位尊高委之

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疏 宰收臣道卑下

竭誠奉上故君道逸 臣 不可不察也 不察則君臣 疏 天

道勞不可同日而語也 之位乱矣 疏 道

君而無為人道臣而有事尊卑有隔勞逸不同各守其

分則君臣咸無為也必不能鑒理即勞逸失宜君臣乱

矣夫二儀生百變化無克形質之中最為廣大而

新新變化念念推迁實為等均所謂寧之毒之也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運玄遠也古之君謂三皇已前帝王也言玄古聖君
動無為而治天下也蓋何為哉此引古證今成天德
之義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也君非為邪也
疏以虛

理視應物之數而無為因任之君以道視分而君臣之
不用邪僻之言者故理當於正道

義明各當其分則無為
疏夫君道無為而臣道有事尊
位上有為位下也卑勞送理固不同譬如首自

居上足自居下用以道視能而天下之官治
道觀奈分義分明官各當其

矣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
疏物無私得是故天下之官治也
以道汎視而萬

物之應備無為也則天下各
疏夫大道生物性情不
以其無為應之也同卒已所以悉皆備

足或走或飛咸應其用不知所以豈故通於天地者德
復指心故以理徧觀則庶物之應備

也萬物莫不皆
疏通同也同兩儀之覆載
行於萬物者

道也道不塞其所由則
疏至理無塞恣物往來
上治入

者事也使人人自
疏雖則治人因其本往物各章能咸
得其事自稱適故事事有宜而天下治也

能有所藝者枝也枝者萬物
枝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
之未用也

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
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

天道順則兼帶也濟也版也夫藝能之枝必須帶事
疏不帶於事枝術何施也事苟失且事便無

用難行於義不可乖從雖有此從理須法道虛通故曰

虛通終版自然之術斯乃理事相事相包用有周耳是

故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

藝
物名也
枝
其倚及下同

下天子也

西升
道聖也

夫子同焉云華子也一云
老子也此兩夫子曰無為
本皆為別章崔本亦亦
崔本別作軒云寬倦之見
洒字即本作洒疑是誤教
可洒字洩他珍及垢濁也

足無為而萬物化疏

夫無天所以無為無道所以無
欲故古之帝王養畜群庶者何

為哉蓋死欲而蒼生各
足無為萬物自化也

淵靜而百姓定疏

下人我拱而
玄默百姓則

比屋而可封故老經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疏

一道也
夫事從

云我好靜而民自正
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接未故知一萬

無心得而鬼神服

事畢語在西升經莊子引以為證
一無為而疏夫迹混入間之事心證自然之理而窮原
群理都舉微際妙極重玄者故在顯則為人物所蔽

處於幽則為
鬼神之所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

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

有心則累其自然
疏夫
子也莊子師老君故曰夫子也刻去也洒也虛通之道

也包羅無外二儀持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生何莫

由斯最為物本歎洋洋之羨太以最當世之
君主可不法道之無為洗去有心之累者耶無為為之

之謂大不為此為而此疏無為為之率性而動也天機
為自為乃天道疏自張故謂之天此不為為也

無為言之之謂德不為此言而此疏寂然無說而應
言自言乃真德疏若無方言辭懸

鏡高堂物來斯照語默不殊故
謂之化也此不言而言者也愛利物之謂仁此

其性命疏慈若雲行愛如雨施心無偏執
之情也疏往澤弘普措其性命故謂之仁也不同同之

之謂大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疏夫刻雕衆形而性
引彼以同我乃成犬耳疏情各異率其素分

僉合自然任而不
行不崖異之謂寬
物自容故有餘

疏夫翫光晦迹而混俗揚波若樹花不異於人立行豈
殊於物哉而心無崖際若萬項之波林藪蒼生可謂

崖
膺無心也

波
作波可抄

寬容，有萬不同之謂富。我無不同，故疏。位居九五威

物之不同，煩蒼生之為異，而故執德之謂紀。能獨有斯萬，疏。誇萬乘，任庶

群性，咸得故能富有天下也。故執德之謂紀。能持已前之德行，者

疏。既成，方可立。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疏。循，須也能，須

不以物控志之謂完。內自疏。不以世物屈節，其能完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無不客也

疏。韜，包容也。君子賢人，肆於已前，十者。沛乎其為萬物逝

也。物之自往也。疏。逝，往也。心性寬闊，往澤滂。若然，百

循 音旬或作修作卧反

以前十事孝子語也 是 莊子語也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賈難，疏。若如前行，便是無為。既

寶貨，是以珠且於水，不素故藏之於。不利貨賤，乃能

况貨疏。雖得珠玉，尚以不貪，以資身。不近富貴，自來

心常去。疏。寄去寄來，不哀不系，故外疏。不樂壽，不哀天

之遠也。疏。遠乎軒冕，內不近乎富貴也。不樂壽，不哀天

所謂。假令壽年延，未不以為。不樂壽，不哀天。天於

胸中，况窮。富貴榮達，不以為榮。花食賤，空塞，不以為

通之間哉。疏。醜辱壽夭，當不以構。意榮辱之情，豈容介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皆委之。疏。光臨，守宜，統

珍寶，總繫一人而行，不利貨賤。委之。不以王天下為已

萬國，豈容拘束，入已用為私分也。

蛇連彼也

得書死金石之謂也
居字作君字軟

處頭 忽然不覺 疏 履育點黎王領天下而推功於物
榮之在身 忘其富貴故不以己大而榮頭也

顯則明 默而止 疏 明彰也雖坐汾陽喪其天
萬物一府

死生同狀 蛻然無 疏 忘於物我故萬物可以為一府
其變化故死生同其形狀死生無

變於已况窮通 天壽之間乎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

也 疏 至理深玄辭猶淵海濇然清絜明燭鬚眉淵則嘆
其居寂以深澄濇則歎其雖動而絜也亦亦作吾

者 **金石不得無以鳴** 聲由 疏 鳴由寂彰應
故金石有聲

不考不鳴 因以喻体道者 疏 考擊也夫金石之內素
物感而後應也 疏 蘊宮商若不考擊終無

聲響亦由至人之心實境聖化物若不感無由 萬物孰
顯應前託淵水以明至道此寄金石以顯聖心

能定之 應感 疏 喻彼明鏡方茲虛谷物來斯應應而夫
無方 疏 無心物既脩短無窮應亦方圓無定

王德之人素道而耻通於事 任素而往耳非 疏 素真
往也王盛不驕不務任真而往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既抱和以清高故羞通於物務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本立而 疏 神者不測之用也常在理上往而應物也不

知不迷 疏 測之神知通於物此之妙用必資於本欲示
本能起用用 故其從廣 任素通神 疏 夫清素無為任

不乖本義也 故其從廣 而後弥廣 疏 真而往神知通
物而恒立本原用不乖体動不傷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寂能行如是豈不本中之者邪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物採之而後出耳 疏 採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我斯應

非先物而嚮也 疏 自非物求聖化無由顯出聖心聖
心之出良由物採欲 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 疏

和而不唱不為物先 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 疏

卷之九

形者七尺之身生者百齡之命能證之智道者可通之境也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能照理原故非能不明老經云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道生之徒畜之也

疏存任也窮盡也任形容之妍醜盡生齡之夭壽立盛徒以匡時用至道以通物能如是者其唯王能乎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

人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自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疏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化明道而成王能也

出因維任物物則從之猶真象義故為王能也

真真聽乎無聲疏至道深玄聖心凝寂非名不

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而不聽聽而不

聞昧不和也疏雖復真真非色而能陶鑄萬象乃云寂寂無響故能詣韻八音欲明從體起用功能如是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疏即有即寂即應復能物物遺之又遺故深

性故能物象物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疏神者不測之名應寂相即有無洞遺既而非測非不測亦不非測乃是神之精妙故其與萬

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我確斯而都任疏遺之又遺乃彼則彼求自供日至無而接

物無方隨機稱適千差萬品求者時勢而要其宿大小即供若懸鏡高堂物來斯照也

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疏騁縱也宿會也若夫休至其所極而已無所以隨求稱適故能順

時因任應物多方要在會故而不滯一故或大或小乍短乍長乃至脩遠恣其來者隨彼機務悉供其求應病

以象理無不當○黃帝遊平赤水北登平崐崙之丘而南望還

阪連其玄珠此寄明得疏赤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心

心緣鏡闇無所照故言赤水北也崑丘身也是南方頭

明之方望是觀息之義玄則疏遠之目珠乃珍貴之寶

欲明世間群品莫不身心迷妄馳騁馳着無所覺知闇

似北方動如流水迷真喪道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

祈真訪道是以南望示其照察還阪表其復命故先明

失真之處後乃顯得道之方法所顯方法別在下文

使知索之而不得言用知不疏索求也故絕慮使離朱

索之而不得疏非是色不可使契諾索之而不得也

契諾失契諾言辨也離力使罔象罔象得之疏

真愈遠言不可以辨索

契諾及口豆及司馬云一八多力救無為之憎也

承有師道道人

無心之謂離聲色絕思慮故知與離朱自涯而反黃帝

契諾言辨用力失真唯罔象無心獨得玄珠也

曰罔象罔象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罔象然即真也

迷性特明目而喪道軒轅悟理歎罔象而得珠

勗諸學生故可以不離形去智黜聰隱體邪

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

師曰被衣疏已上四人並是堯收隱士厭穢風塵懷道

天下莊生示有承稟故具列其師資也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謂為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

有冷天位之能庶因王倪遙許由曰殆哉圾千天下危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

本外篇天運第十

教音相速也

也 疏殆近也 坡危也 若要醫缺讓 醫缺之為人也 聰明

萬乘危亡之徵 其則不遠也 聰敏過人 則使人跂 疏 觀聖

捷也 敏速也 夫聖人治天下也 冕旒垂目 鞋續塞耳 所

以杜聰明 不欲多聞 多見 今醫缺乃內懷聖智 外眩聰

明 詞鋒捷敏 計數宏遠 能行性識 所作過人 而又乃以

其迹既彰 必以為患 危亡之狀 可在已下 而又乃以

入受天 復其知以求 疏物之喪 真其日已 久乃以心知之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 夫過生於聰知而又

甚矣 故曰無過在 疏過之所由 生者知也 言醫缺但知

去知不在於強禁 疏審禁蒼生過患而不知患生之由

也 與之配天平 彼且乘人而無天 若與之天下 彼且遂

智也 與之配天平 彼且乘人而無天 若與之天下 彼且遂

也 與之配天平 彼且乘人而無天 若與之天下 彼且遂

也 與之配天平 彼且乘人而無天 若與之天下 彼且遂

也 與之配天平 彼且乘人而無天 若與之天下 彼且遂

也 與之配天平 彼且乘人而無天 若與之天下 彼且遂

也 與之配天平 彼且乘人而無天 若與之天下 彼且遂

也 與之配天平 彼且乘人而無天 若與之天下 彼且遂

也 與之配天平 彼且乘人而無天 若與之天下 彼且遂

且 如字 且言方且言將有所 悅武相反感也

絞江南本作緩 綴戶備反 廣雅云公才及云東也 郭義同 令用廣雅音

疏 若與天位 令御群生 必運平心 智代乎 方且本身而

異形 夫以萬物為本 則群變可一 而異形可同 斯疏方

也 夫聖人無心 因循任物 令醫缺以已身為本 引物使

而始也 方且尊知而大馳 賢者當位於前 則知見 疏夫

能忘智 以任物而尊智 以御世 遂將術 方且為緒 使將

後世事 疏緒端也 使役也不能無為 而任 方且為物 絞

將遂使後世 疏絞礙也不能用 道以通 方且四顧而物

拘牽而制物 疏人方復任智 以礙物也 方且四顧而物

應將遂使後世 指塵 疏方將顧盼四方 撫安萬國 方且

以動物 令應上務 疏令彼之泯黎 應我之化法 方且

以動物 令應上務 疏令彼之泯黎 應我之化法 方且

巧 公

遂
注流之心別也

應眾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疏用一已之知應眾物之

矣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疏將我已知施與

我亦未得也而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

日未始有恒受其化而明日承其弊矣故夫何足以配

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疏強教也夫齧缺隱居

混迹未足配天而流俗之中罕山藪高尚其志不能

其輩類故志尚清遐良可效耳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

為眾父文眾父父者疏父君也言齧缺高尚無為不夷

之父而未可為父父也父父者堯也夫堯寄坐萬物之

述
四本迹非本迹非非本
迹秋

父

辛
也類反注同又色律

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無為有為無為有無一

時動寂相即故可為君中之君父中之父所謂窮理盡

性玄之又玄而為眾生之父故其治亂之率也治主乃

宜矣故郭注云父父者所以迹也治主乃

為制疏率主也若用智理物當時雖治北面之禍也

紂非能殺賢臣乃賴桀紂賴聖智以殺賢臣南面之

聖知之迹以禍之疏故聖智是北面之禍也南面之

賊也田桓非能殺君乃疏田桓資仁義以殺主故仁義

君乃資仁義以賊之○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疏

華地名也今華州也封人者謂華地守封疆之人也嘻

歎聲也封人見堯有聖人之化光臨天下請祝願壽富

多男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

賊

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

子堯曰辭疏夫富喜多男子實為繁撓而能體之者不廢無為故寄彼二人明茲三患辭讓之旨

列在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下文

疏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焉汝獨致辭有何意謂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疏夫子亂多扶疏

憂懼斯重賤貨殷盛則事業實繁命壽延長必貽困辱三者未足養無為之德適可以益有為之累所以並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疏我始言汝有無

又照便為本道聖人今既捨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

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也疏天地造化為萬

才授官有何憂懼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疏

百姓豐饒四海殷實寄富群夫聖人鶉居而而

食物疏鶉鶉也野居而無常處鶉者鳥之子食必仰

方茲擊鳥既無心於修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

夫聖人灰心滅智而與物俱冥猶如鳥之飛行無蹤跡而可見也

昌而疏運攝清夷則撫臨民兆物來感我則

旨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入未

者非不疏時逢擾亂則混俗韜光修德隱迹全我生道

間也嘉道間居道遇道世所謂隱頭自在用捨隨

而足新注如狀仰物而足

食食雅平生哺穀食者言物而足也而足言物而足也

不雅曰天鶴郭璞曰大如鷓鴣色似鷓鴣高飛作音又音參

而足新注如狀仰物而足

黃帝昇往柱山之下信也
則昇乘上天元也

從此二字或作隨之也

通變聖曰老子從此天地
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
變從世得道伯成子高是
也

時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

云厭世而疏夫聖人達生死之不二通變化之為一故上僊也疏能盡天年之脩短賦畀俗以消外何必歸

湖之卒獨為上仙安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疏精無不之

期之壽方稱千歲上姓與大一而冥合乘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

靈御氣每于天帝之卿是述封人語有疏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夫駕造物而來往乘變化而遨遊三患本自虛無七尺來從非有殃辱之事

曾何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疏請言既訖封人於是去之從此悟非所

以堯請封人曰退已疏所疑已決宜速退返○堯治天下伯成子

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疏伯成子高不知何許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人也蓋有道之士也

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

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疏唐虞之世南面

稱孤逮乎有夏退耕於野出處頗殊有何意謂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

勸不罰而民畏疏夫賞罰者所以着勸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

廢賞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令子賞罰而民不仁惡不為此顯堯之聖明其能如是

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疏盛行賞罰百姓猶不

仁至能既衰是以刑書滋起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也故知將來之亂從此始焉

井本作益胡

然執反徐直立反耕人之
行自又音秩又於十反字
休云更世貞

即本堯字七作堯非

偁乎耕而不顧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義漸去
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聞是以雖有
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家
纘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
俄然啟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
已故失之不未得之不祥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
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
以明舜之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况後世之無聖乎寄
遠述於子高使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返一遺知而寧
極乎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
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
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弃智之意焉
疏闔何不
也偁偁耕地之自也伯成謂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
邪莫廢我農事於是用力而耕不獲顧躬也夫三聖相
承蓋無優劣但淳淳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二弊起於
堯而釁成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及無為

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
象 大陰大陽
老陰老陽四象生

八卦

亂於離震
巽坎及坤 八卦生

六十四部卦

元天大旋也又
惛氣名也思量名意
了別焉識無多有暫
取化現又太極太初
太始也伏羲八卦也
後天禹之河口之昏
也又文王之六十四卦

惛 王云叔豆反
公豆反乳也

故尚遠迹以明○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絕聖弃智者耳無有故 疏 泰
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萬物之
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雖有此無未有有既未有名
將安寄故有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之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
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
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疏 一應
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偁生以失其自生哉
有一之名而物得以生謂之德
無萬物之狀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
之自得任其自疏 德者得也謂得此也夫物得以生者
得斯可謂德也外不資乎物內不由乎我非無非有
不自不他不知所以朱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余
而生故謂之德也

王云曰

又文王云

又文王云

又文王云

又文王云

疏雖未有形質而受氣以有素分然且留動而生物

成生理謂之形疏留靜也陽動陰靜氤氲升降分布三

之形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夫德形性余因變立

疏體質保守也稟受形質保守精神形則有醜有妍神

謂之性也性修及德德至同於初而自得也疏稟之性

修復生物之能故至同乃虛虛乃大有為則其懷中故

容養之能少也疏同於太初心乃虛豁心合喙鳴無

於言而自言喙鳥口也心既虛空迹復冥物故其說

者合於喙鳴是合彼鳥鳴鳥鳴既無心以非聖言豈

王云曰

又文王云

又文王云

又文王云

又文王云

有精於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亦無疏言既合於鳥

天地天地無心覆載聖人無其合緒緒若愚若昏而自

合耳非照疏緒谷也聖人內符至理外順群生唯迹與

物既若愚迷又如昏暗又解既合是謂玄德同乎太初

而所須疏總結已前歎其表盛如是之人可謂夫子問

者大矣疏深玄之能故同乎太初大順天下也

千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若相放效

為可不然為然然師於老聃所以無事請答沈論無的故自有

斯矯其性情也疏入布行政教化使入倣效以已制物物失其性

故已之可者物或不可已之然者辨者有言曰離堅白

物或不然物之可然於已亦尔也

室自也司馬云辨明也若懸室在人前也

若縣寓言其高疏公孫音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

懸日月於區宇故郭注云言其高顯易見也若是則

可謂聖人乎疏結前問意如是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

形林心者也疏係縛其身所以疲勞形體林惕心慮也

此谷前問意枝有本或作枝字執狸之狗成思猿狙之

便自山林來言此皆失疏猿狙林猴也執捉狐狸之狗

成愁遺思猿猴本居山林遠逸放曠為排擯在予告若而

所不得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

遭

執狸

江南木狸作留又溜音

司馬云溜音也云執留

東拘謂有能故被留係成

愁思也

王云徒何反
迨遼連天
途俗作

眾首趾猶始終也無疏若而皆汝也首趾終始也理絕

心慮知耳根故言無心無耳也凡有識無情皆曰終

始故言眾也咸不能以言說悉不可以心知汝何多該

辨令物效已豈非過乎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

盡無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

疏有形者身也無形者心也汝言心與其動止也其死

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此言動止死生盛衰

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疏時有動靜物有死生事有與廢

也豈開人情思慮放疏有治在人不在乎疏人各

哉但任而順之物之自當也王自用疏有率

性而動天機自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也天物皆忘非獨忘也

復何所張非猶王教疏豈唯物務是空耶抑亦天理非有雜事與有哉疏理二種皆忘故能造乎非有非無之至也

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己猶忘

冥於疏入會也見天下難忘者已也而已尚能忘則天自然下有何物足有哉是知物我兼忘者故冥會自

道也然之○蔣閻或作蔣方於文字版作蔣又音晚郭音閻村閻人姓也見季徹曰或作蔣閻曾君謂或作蔣閻勉也曰請受教辭不

獲余既已告矣未知中否或作蔣閻請嘗薦之疏薦也蔣閻及季姓

此二賢未知何許人也或作蔣閻未詳所聽曾君曾侯也伯禽之後未知的是何公曾公見或作蔣閻勉受治國之術雖復辭不得

免君之命遂告曾君為政之道或作蔣閻當時卒余恐不折中敢陳所告試或作蔣閻試吾賢必不宜幸希或作蔣閻錄

音集人何等尤鄭思受

君必服恭儉阿曲也孰誰也輯和也夫為政之道先須躬服恭敬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

疏儉素清約然後拔擢公平忠節之人論衡負直無私之士獸可或作蔣閻替否或作蔣閻共治或作蔣閻百姓則蕃境無虞域中清謐民歌擊壤誰敢不和

季徹或作蔣閻有然或作蔣閻笑曰或作蔣閻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

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

詐之疏扁扁悅身而笑也夫必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任也或作蔣閻疏或作蔣閻偽情或作蔣閻非忘淡者也故以此言為南面之化何異

乎螳螂怒臂以敵車軼或作蔣閻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

此皆自處高顯若或作蔣閻疏或作蔣閻夫公儉公忠非能忘淡高適自顯

臺觀之可觀也或作蔣閻疏或作蔣閻燿或作蔣閻以炫眾人既高危必遭隕敗猶

危

江
或作甚武出天郭武場夏

如臺觀峻登風置危懸雖多物將往性之分而矯趾自復行亭觀見而崩毀多以疏觀臺高迥人競視之附之疏立行自多物爭飯漢投迹者衆無足投迹不顯耀動物不安分故舉足投迹企踵者多也蔣閻慈颺颺然驚曰勅也若於夫子之所言矣疏颺颺驚負汎無所見乍聞高義卒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疏風教也我前所陳深為弗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

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夫志各有趣不可相効也故因其自搖而播之則由然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

無
江南本流作陶音門

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泯然無迹履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疏夫治天下大須群生乘其自搖而作法因其自蕩而成統是以統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知皆除滅其賊害之心而進修獨化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自為性而動故不知其所由然也舉皆也若然者豈

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象之哉溟滓其貴之謂也不

為兄疏溟滓其貴之謂也若前方法以教蒼生則治合也淳古物皆得性詭須獨貴堯舜而推之為兄邪此意揖讓之風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逐於外也不謝唐虞矣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他不同

也疏居安定之謂也夫心馳分外則觸物參差虛夷靜定則萬境唯一故境之異同在心之靜亂耳是以欲將堯舜同德者必湏定居其心也○子貢南遊於楚及於晉過漢陰

莊子

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楛楛

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疏水南曰陰種蔬曰圃埜中曰畦隧地道也楛楛用力負也

丈人長者之稱也子貢南遊荆楚之地塗經漢水之陰遂與丈人更相訖巷其柳揭詞調具在文中莊子固託

二賢以明稱混生也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

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疏械機器也子貢既見丈人力多而功少是以教其機器庶力少

功多輒進愚誠未知欲否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疏柰何猶如何謂其方法也

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擊木若抽數如洗湯其名為桔

槔機開也提挈水灌其若抽引欲論數疾似洗為圃居槁反湯之騰沸其前輕後重即今之所用桔槔也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

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

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修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真也疏夫

機開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有機動之務者必有機變

之心機變存乎胸府則純粹素白不圓備矣純粹素白

不圓備則精神懸境生滅不定不定者至道不載也子貢

也是以羞而不為此未休真修故抱一守白者也子貢

瞞然慙俯而不對疏瞞羞詐之自也既失言故不知何答也有間為圃者

曰子愛為者邪疏有間俄頃也愛何也問子貢曰孔丘之

貢漢是誰門徒作何學業武陵交文下安字林云自以自平自李天師交吾門又年及可也本件無有武

徒也疏若宜居之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乎

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半疏於于、佞媚之謂也高

汝博學瞻聞擬似聖人誦曲佞媚以蓋群物獨坐弦歌

汝博學瞻聞擬似聖人誦曲佞媚以蓋群物獨坐弦歌

汝博學瞻聞擬似聖人誦曲佞媚以蓋群物獨坐弦歌

汝博學瞻聞擬似聖人誦曲佞媚以蓋群物獨坐弦歌

汝博學瞻聞擬似聖人誦曲佞媚以蓋群物獨坐弦歌

汝博學瞻聞擬似聖人誦曲佞媚以蓋群物獨坐弦歌

項項本作加旭許至爰

項然不自得行三千里而後愈疏早阪、慙怍之貞

項然不自得行三千里而後愈疏早阪、慙怍之貞

項然不自得行三千里而後愈疏早阪、慙怍之貞

項然不自得行三千里而後愈疏早阪、慙怍之貞

項然不自得行三千里而後愈疏早阪、慙怍之貞

項然不自得行三千里而後愈疏早阪、慙怍之貞

項然不自得行三千里而後愈疏早阪、慙怍之貞

項然不自得行三千里而後愈疏早阪、慙怍之貞

項然不自得行三千里而後愈疏早阪、慙怍之貞

項然不自得行三千里而後愈疏早阪、慙怍之貞

項然不自得行三千里而後愈疏早阪、慙怍之貞

既被抵訶顏色自失行三十里方得復常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幸

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疏反、復也子貢之

子也向見之人修何藝業遂使先生一觀容色曰始吾

夫常竟曰崇朝神氣不復問人怪之所以致問曰始吾

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丘也不知復有夫人也疏昔來稟學

子一人今逢丈人道能又更深遠所以卑慙不吾聞之

能自得也既未休乎真假實謂賢乎仲丘也吾聞之

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

即用百姓夫事以適時為可功以能遂為成故力少

之心耳而見功多者則是適取稱遂之機子貢述

昔敗所聞以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

為聖人之道為聖人之道

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

知其所之泥平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道也子貢聞其假口表忘字子貢同無疏今丈人問

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餘則不如

此信執持道者則能行無虧能全形不虧損形全者則

精神專一神全者則寄迹人間託生同世雖與群物並

行而不知所行芒昧深遠不可測量故其操行淳化道

化圓備不所以此功利機巧悟其心也斯聖人之道非

假修之術子貢未悟矣致斯說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

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謦然不願以天下非之失其

所謂儻然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

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此宋榮子之徒未定以為全

列子之心醉子貢疏謦謦慢之容儻是無心之身丈人志氣

於季咸也於疏淳素不任機巧心懷寡欲不務有為縱

令舉世晉譽稱為斯能知為無益曾不顧躬舉世非毀

聲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受既毀言不動可謂全德

之人夫水性雖澄遠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濤故謂

之彼風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

德子貢迷沒於此入即友於曾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

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

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令向古者為世疏子貢自曾

於曾以其情事咨告孔子夫渾沌者無分別之謂識其

也既背令向古所以知其不真渾沌氏之術也

二不知其一徒識修密抱灌之朴而識其一謂古而

不知其一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疏識其一謂古而

口義曰其所謂風波言為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

口義曰假心假修大德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道也

口義云識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一者言心不分也

胡本妄復本友

於曾以其情事咨告孔子夫渾沌者無分別之謂

也既背令向古所以知其不真渾沌氏之術也

二不知其一徒識修密抱灌之朴而識其一謂古而

不知其一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疏識其一謂古而

不知其一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疏識其一謂古而

口義曰內本心也外物也

口義曰無為則復於自然之朴性全其性也

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也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

詩一聖

或本作季云望之詩詳察之也故曰望也

也或云示務氣也武則反

一謂不能煩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真渾沌都不治

異而偏有疏抱道守素治內也不能夫明白入素無為

復朴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

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疏夫心智明白會

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疏於質素之本無

為虛淡復於淳樸之原悟真性而抱精淳混囂塵而游

世俗者固當江海蒼生林藪萬物鳥獸不駭人豈驚哉

而言汝將固驚者且渾沌氏之術與汝何足以識之

明其必不驚也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疏夫混沌無心妙絕

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疏智慮假令聖賢時

遠亦何足識哉明恍惚深玄故推之於情意之表者也

○諄芒將東之大聲適遇

菟風於東海之濱疏淳也菟小風也亦言是扶搖大

於元及本亦作宛李云疏世俗也菟風也

寓言莊生寄此二人明於大菟風曰子將爰之疏也之

道故假為賓主相值海渥往也借問詩曰將之大聲疏又問何

芒有何游往曰將之大聲疏東海曰奚為焉疏所未訪

曰夫大聲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

遊焉疏夫大海泓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溢尾問

蒼溟實乃游心大道也菟風曰夫子無意干橫目之民乎願聞聖

治疏五行之內唯民橫目故謂之橫目之民且諄芒東

固發斯問夫子豈無意於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矣

獸者全之精毒地之類者水之精星之類者水之精

也而受五行之精云也

問本或依司馬本作問

始文及又始智及司馬云地政布教各得其宜

口義云
官施一隨職而者當其任
也拔率一無遺才也情
事實也

口義撓動也言率其手
隨辭頤而指之民莫不
應

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疏

施令設官取得宜便拔擢
薦舉不失才能如此則天

下太平尋倫攸叙聖

畢具其情事而行所為
皆曰而

疏夫所乖外事業多端是以步履殊時澆淳異世故治
之者莫先任物必須且其情事而察其所為然後順

物而行則行言自為天下化

使物為之疏所有施行
則不化也疏之事教今

無不當也之言咸任物自為不使物從己

如此則宇內蒼生自然從化
手撓頤指四方之民莫

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言其指麾顧盼而民各
撓動

動手指揮率自顧盼則四
方款附萬國來朝聖治功能
其義如是有本作頤字者曰用頤指揮四方皆服此中
凡有二人一聖二德三神
上聖治以下次列神德二
願聞德人疏
前之聖治
以蒙敷

口義不藏佛家所謂
不思善不思惡也共利
共給與人同余之意也

口義悒乎悵然之自覺
皆言其無意人世有
不彼已之意財用飲貨
之不問言無心也化人此
之聖治高一層矣

化人之義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然耳疏得無所得

故曰德人德人疑神端拱寂尔
無思假令應物行化曾無謀慮
胸中而任疏懷道抱化物我俱忘豈容

不藏是非美惡

無是非於

之天下

疏懷道抱化物我俱忘豈容

四海之內共利

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

夫德人惠澤弘博

惠將四海共同資給與萬民

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疏

夫嬰兒失母心招勃而無所
依行李迷途神儻若而無所

以况化人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

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德者神人迹
疏寡欲止分
故財用有

口義云：上神言其神騰而上升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垂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

口義：節顯者言大胎顯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同以天地之道首條而萬心事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系而萬。

口義：復情復於實理也。盡事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為一矣。混冥即混淪也。即所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復入又高一層，如此分別蓋謂古帝王之上更自有不可及者。

餘不貪滋味，故飲食取足，性命無求，故

不知所從來也。都結前義，故云從人之容。

願聞神人

所以疏，德者神人之迹耳。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者，乃

迹也。疏，願聞所以迹也。

乘光，即照而亡，隨體黜聰，心形俱遣，是故與形滅亡者

無，乘用也。光，智上品。神人用智照物，雖復光如日月

也。此謂照，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智周萬物，明逾三

遠，致命盡情，天地系而萬事銷亡。情盡命至，天地系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

疏，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天地之間而未，萬物

尊不逍遙，快矣。既達物我虛幻，是以萬事銷亡。

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夫忘照而照，照與三身

儀並系，故能視萬物之還原，觀四生之

復，命是以混混無分而冥同，一道也。

○門無鬼與赤

張滿誓視於武王之師疏

門與赤張姓也。無鬼，滿誓名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師

衆也。武王伐紂，兵度孟津，收則二人共視。赤張滿誓曰：不及有虞氏乎？故

離此患也。疏，離遭也。虞舜以揖讓御時，武王以丁戈濟

不及之言，兵者不祥之器，故遭殘殺之禍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

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

讓與之用，師直是時，異耳。未

有勝負於，疏均平也。若天下太平，物皆得理，則何勞虞

其間也。舜作法治之，良由堯年將，其德民，襄故

議重華，念赤張滿誓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為？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疏，清夷

口義：云滿誓因無鬼之問，又僅與自虞氏非之言，其下皆願於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人。

本或作浦，右字及李去口亦張氏死，其滿誓也。

至或下互字

在子外傳卷之二

志願各足則何須計有虞氏之德而推有虞氏之藥

之為君此領悟無鬼之言詐其理也

也天下皆患創亂疏亦猶世逢紛擾聖人治之是以

不病則無醫不亂則無聖

豈假醫人是知天下清平無亂

大聖此之二句總結前旨也

色煇然聖人羞之

之治慈父既不伐其功績聖人之救禍

亂豈務以榮頭事不得已故羞之

賢當其位疏夫不肖與賢各當其

也疏巧拙習性不相奔

上如標枝

實而不知以為忠當

而不知以為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

之類更相驅使理固自然

行而無迹

無傳

疏不相傳習迹既昧矣事亦滅焉

口義云孝子為又操其
名終是不柔不若父之無
病也故聖人以為有心於
治天下則可愧矣其言雖
不正辭氣處亦音情修進
也

當或作賢
口義云標枝枯枝也但見
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
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
之喻

口義云端正而下四不知
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
名也

口義云蠢動有生之民也
相使相交助也不以為賜
豈不以為恩也

口義云行而無跡事而無
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
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
世

虛忘猶如高樹之民如野鹿

枝無心榮貴也

絕君王

之禮也

其心不為邪惡豈識我非之義

天理更相親附寧知偏受之仁

而不知以為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

之類更相驅使理固自然

行而無迹

無傳

疏不相傳習迹既昧矣事亦滅焉

孟子

口表云不諛不詭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諛者也

口義云在君親則以諫者為是以不諛者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諫善者而善之隨其所諫是者而是是則世俗及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令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已而與造物為徒者也道者順也諛詭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道讓世俗而已矣若人如以道讓之名則我心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克道讓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

不可又然其言亦太過矣

同用
消息陰陽扶自冬至生陽息一陰則消坎自夏至又陽則坎

世俗多成已同類為正也

○諛人本多作壞人下同
○諛人本多作壞人下同
○諛人本多作壞人下同

口義云合辭者言合天下尊卑以立說也飾辭者言修飾其言辭也聚眾者言聚天下之幸者而飯已也觀其初心要局於一世要其終始不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離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背也 垂衣一自言儒者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諛其君臣子之盛也疏善事父母

諛偽也諛欺也諛者欺也不以正求人謂之諛為臣為子事父事君不諛不諛盡忠盡孝此乃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

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

邪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止存何許疏不肖猶不似也君直致隨時曾無諫爭之心故世俗之中實為不肖未知正理的在何許也世俗之所謂然而

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

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諛明尊嚴不足

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

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

我疏嚴敬也此明違從不違也世俗然對諫爭是也

哉疏夫違俗從親為也之導諛而違親從俗豈非諂佞

邪且有違有負故見是見非而違順既空未謂已導人

知正在何處又違親從俗豈謂尊嚴君父謂已導人

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拂然作色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道諛即

作色亦不問道理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期於相善耳疏勃

皆噴鼻也道達也謂其諂佞以媚君親也言世俗之人

謂已諂佞即作色而怒不受其名而終身道諛幸世皆

合辭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夫合辭飾辭

罪而世復以此得入以此聚眾夫合於辭喻飾於浮

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詞人皆競趨故以聚

之衣冠也末色文章也循循以該誨學者故以為端一世此皆詭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字於我者皆以為是己之所非字於我者皆以為非字於我者皆以為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彼通則則手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牧豎子之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已與人曰天遂有此慎排之言非正論也

口義云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
不靈本作無靈司馬云靈曉也

象能保其終始合其本末眾既從之故不垂衣裳談采相罪也辟本有作璧字者言合璧也
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

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
世皆至愚乃疏黃帝更不可不從

裳而天下治上衣下裳以像天地紅紫之色間而為彩用此花飾改動容貌以媚一世浮偽之人不謂導諛翻且從君諂佞此乃與夫流俗之人而徒黨更相彼此通用是非自謂殊於眾人可謂痴之至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

愚者終身不靈
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也靈知也知其愚惑者聖人也隨而任之故愚非惑也大愚惑者凡俗也心識聞鄙觸境生迷所以竟世終身不覺

悟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令也以天下惑者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得故堯舜湯武隨一入迷路所往之方猶自可至惑少解多一人迷則神勞而不至迷悟悟故也今宁內皆惑

莊子雖未向至道之情無由能致故可悲傷也
不入於里耳
折揚皇華則嗷然而笑
俗人得清曲則

同聲動
疏
大折揚皇華蓋古之俗中小曲也既狎鄙野故嗷然動容同聲大笑也昔魏文侯聽於古條是故高

口義云勞苦而行不至令天下皆惑於其說我與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一世哉此予字莊子自謂一
口義云祈嚮嚮也入同行而二皆惑猶且勞考而行不至令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趨嚮何以回一世哉此予字莊子自謂也
口義云折揚皇華者皇華之曲名也大聲古條也喻其至高之論也折揚此格言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
大聲謂焉云謂咸池大英之條也嗷然也孔謂皇華江南本作皇華况一及又撰云

口義云分明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此自欺之言謂我既知其不可得語而欲強以語之是此又

金鐘

言不正於衆人之心不以存懷疏至妙之談超出俗表故謂之高言適可蘊群聖之靈

在豈容止於衆人之智乎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固不止於衆心此天下所以未嘗出顯也至道之言淡而無味不入用聖而常自用也疏委巷之耳豈止衆人之心而流俗之言飾詞浮偽猶如折楊之曲喜聽者多俗說既其當塗至言於平隱蔽故齊物云言隱於榮華以二

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各自信據故疏踵足也夫迷引而二惑既垂脚不行一人亦無由獨進而令也以天下

欲達前所其可得乎此復釋惑者也

惑乎雖有新智其庸可得邪疏夫二人垂踵所適尚難故雖有求向之心其用固不可得此知其不可得也而

釋前不亦悲乎傷歎既深所以鄭重

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即而疏釋攷也

深造次難解而強欲正者又是一不推誰其比憂

愚莫若故而不推則物我安矣比與也若任物解惑弄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疏比與也若任物解惑弄也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疏而不推則彼此逍遙憂

患誰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遇取夫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已也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理然迷者

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疏厲醜病人遽速汲汲忽迫自

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言醜人半夜生子速取夫而

看之情意忽忙恐似其已而厲醜惡之其尚希改醜以

從妍欲明愚惑之徒豈不厭迷以思悟邪釋之不推自

無憂患邪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口義云同此一木或為犧樽或為樽中米厚雖不同必竟皆是柱木也此與

賦殺亡羊處意同

承感也釋之舍云也不推不推論也此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羣象此自解之言

口義云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靈之也此是其法也恐其似已自知其

惡也世之惑者皆不知則不知所入矣以前而大感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盡又如此譬說兩句而不結前此皆筆勢

口義云同此一木或為犧樽或為樽中米厚雖不同必竟皆是柱木也此與

賦殺亡羊處意同

賦殺亡羊處意同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表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疏 犧刻作犧牛之形以為祭器名犧樽也間別既前刻

將此兩斷相比則表惡有殊其 蹈與曾史行義有間

於失喪之性一也此且起辭也 矣然其失性均也疏

真之處 且失失性有五疏 迷情失性抑乃多端

色乱目使目不明疏 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流俗耽

也 百五聲乱耳使耳不聰疏 五聲謂官商徵羽也滯

二曰五臭薰鼻困搜中類疏 五臭謂糞薰糞腐

口義云五色聲五臭五味皆人為之故以為亂性

口義云因懷衝進人也中類鼻而通於類也濁口

困憊懷憂及至去困懷猶刻賊不通也

口義云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乱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曰雅揚朱

困而口自得以為自得矣則貪欲在管中亦為自得矣欺之甚也濁口一在濁非

也言鼻耽五臭故壅塞不通而中傷類類也外吞呼香為臭也故易云其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疏 五味謂酸辛甘苦鹹

者皆生之害也疏 總結前之五事皆是伐命之刀而揚

墨乃始離歧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疏 離歧用力負

平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疏 夫仁義禮法

夫仁義禮法

口義云其越舍形諸言語
見諸顏色與人至是非非
次爲之便得故曰越
內皮辨一皆備者之服
也衣服必以體驗自拘束
故曰皮辨

口義云人見其自言在
束傳之中而後自以爲得
是罪囚之入于囊檻之虎
亦以爲自得也極口以詭
揚譽亦已甚矣交臂束其
支手而指可數也與與
溫並言亦猶俗言湖探入

非真性者也既僞其性則遭困若若以此因爲得者且
則何異乎鳩鴉之鳥在焚籠之中林其自得者也

夫舍越聲色以柴其內皮辨鷓冠播笏紳脩以約其外

疏 皮辨者以皮爲冠也鷓者鳥名也似鷓絳色出爵林
取其翠羽飾冠故謂之鷓冠此鳥知天文者爲之冠
也播笏也笏玃珪謂紳笏也紳大帶也脩長祿也此皆
以飾朝服也夫淳僞之徒以取舍爲業故聲色諸塵柴
塞其內府衣冠播笏紉其外形皆無爲之

道班自然之性以此爲得何異鳩鴉也 內支盈於柴

柵外重繹繳皖皖然在繹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

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疏 支塞

滿也柵籠也繹繳繩也皖皖視目也夫以取舍塞滿於
內府故方柴柵播紳約束於外形取譬繳繩既外內整

如斯而自以爲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以繩
交縛也又類乎虎豹遭陷因於囊檻之中憂危困苦莫
斯之甚自以爲得何異此乎

莊子外篇天地卷第十二終

蘇子外編元地土第十二卷

洪文惠自以蘇詩詞是
蘇詩也又蘇字與蘇詩詞因以蘇詩之
故世而自以蘇詩詞為蘇詩詞也

桂富主

